

恣意生长

吴念檀[著]

魏文彬 汪涵 邱华栋 陈晓明 梁振华 今何在 联袂推荐!

【一代留守少年的野蛮成长史】

当代中国版
《麦田守望者》

留守少年与被拐少女 / 成长的命运何去何从
空巢父母和亿万候鸟 / 思念的愁怨无穷无尽

岁月
辗转
青春
不散

一场青春和乡愁的美丽邂逅 一段相守与别离的亲情悲欢
一次荒诞而现实的生命呐喊 一部留守少年非典型成长史

——读来捧腹爆笑 细思泪落沾衣——

NEW WORLD PRESS
NEW WORLD PRESS



恣意生长

吴念檀[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恣意生长 / 吴念檀著.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5104-5427-1

I . ①恣… II . ①吴…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29329 号

恣意生长

作 者: 吴念檀

责任编辑: 黄倩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字 数: 190 千字 印张: 8.25

版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5427-1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序一：日暮乡关何处是

◎ 魏文彬

我曾经固执地认为：乡愁，这种人类最朴实最天然的情感，到我们 50 后这一代人为止，便开始慢慢淡化了，烟消云散了。60 后和 70 后，多少还有些乡愁的情怀吧。但比起我们这一代人，他们的乡愁，好像还是罗曼蒂克有余，深沉厚重不足。至于 80 后——在他们成长的语境里，相互不问籍贯，也不问你“老家”在哪里——你说，他们何来乡愁？

可是，当我读完 80 后小伙子吴念檀的小说《恣意生长》之后，我发现我的看法是一种偏见。至少，是一种很严重的错觉。

在这部书稿中，沉甸甸的文字，全是对土地的动情讴歌与深情呼唤。即便作者偶有戏虐，也看得出那饱含着他对故乡的无比留恋，对童年的深情回望。在远离现代文明的荒诞语境下，如一块顽石的主人公朱小路，正吹着野风，顽强生长。他的个性桀骜不驯，他的人生草长莺飞，他的行动出其不意。我理解作者之所以为这本书取名《恣意生长》，意在表达和传递一种无拘无束、天性自然的生命

成长状态。这也许是念檀对自己的青春、对他所经历的时代所作的
一个注脚吧。

念檀以独特的视角，从农业社会一直顺流而下，写到商业社会，
让朱小路一路莽撞地前行，最终单刀进城，走入一片五光十色而又
诱惑丛生的敏感地带。最令我感到心酸和震撼的是小说中出现的两
次“喊魂”。喊魂，这种古老而神秘的东西，在念檀的笔下是一个
巨大的隐喻——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多少人背井离乡，远离故土，
村子里只剩下老人和儿童，“留守”和“空巢”成为乡村最真实的
写照。我们这个时代是多么需要一场振聋发聩的“喊魂”啊！

在念檀的文字中，我读到了深深的忧虑，我看出了他的担心。
他在深切地发问：千千万万的空巢老人，千千万万的留守儿童，他
们最终能喊回那些走失的儿女、离开的父母、逃离的兄弟姐妹吗？
沉睡的土地何时能唤回越走越远的子孙后代？苏东坡说，吾心安处
即故乡。吴念檀却在问，我们远走他乡，我们买车买房，可我们心
安吗？

念檀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是我的桃源同乡，在湖南卫视
这个时尚王国谋职。作为同乡，我们都是陶渊明的隔代粉丝，都喜
欢陶渊明千余年前在我们的故乡那一声真切的关于生命意义的发
问——田园将芜胡不归？

我有点好奇，这个满脑子乡土情怀和泥土记忆的吴念檀，在湖
南卫视和他的同龄伙伴们都聊些什么呢？他的朋友圈里都是一些什
么人呢？如果让他做《爸爸去哪儿》的导演，他会把这个节目导成
什么样子呢？

记得早几年，和几个年轻人一起游览武汉的黄鹤楼，大家一起高声吟诵崔颢的诗句“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那时候，我还是觉得，没有岁月积累的乡愁，总有些为赋新词强说愁。可是，念檀这位 80 后的乡愁，是多么动人心魄！

（作者系第十届湖南省政协副主席）

序二：向野而生

◎ 汪 涵

曾经和几个朋友聊天，大家海阔天空，讨论到“如果可以穿越到过去，应该选择哪个朝代？”我的回答是魏晋。

魏晋风骨，名士风流，最令我向往的是他们的精神状态，登山临水、饮酒纵歌、“非汤武而薄周孔”。竹林七贤，作为一个崇尚精神自由的群体，潇洒自如，衣带褰风，无不令人羡慕。

当然，我也向往李白式的“愿随夫子天坛上，闲与仙人扫落花”，“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

可惜那是我们再也回不去的年代。花草树木，虫鱼鸟兽，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如今的人们，步入工业时代、活在商业社会，无一不被定格成了庞大机器上的齿轮和铆钉。

摆在我面前的这本名为《恣意生长》的小说，让我看到了一个纯粹的自然人，他生长在无拘无束的环境里，享受天地自然赐予的一切美好，是个被风吹大的孩子，被雨洗涤的少年。即便命运安排了他的苦难和贫穷，以及拯救姐姐的使命，但他依然乐观、调皮、

坚强、勇敢。

相比成长在现代文明里的不锈钢男孩和巧克力女孩，小说里的主人公朱小路，就像一颗野草，生长在荒蛮之地，却充满了勃勃生机和无限遐想。

把我们的未来交给文明，还是交给自然。这可能是一个伪命题，也可能会成为未来社会学家们研究的终究课题，但都不在我们当下需要面对和思考的范畴内。

对于朱小路这样的留守少年，他们天性淳朴善良，闪耀着人性美好的光辉，我们的社会应该在他们身上倾注更多的关注，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关心他们的情感渴求，引导他们的健康成长。

因为他们是最有可能不被现代文明同化，却有可能带领我们走向终极精神追问的人。我迫切地希望，走入他们中间，相遇未来的阮籍、下一个嵇康。

这，就是我要推荐这本小说的理由。

（作者系湖南卫视著名主持人）

目录 | CONTENTS |

序一：日暮乡关何处是	001
序二：向野而生	004
1. 在路上	001
2. 骑猪的男人	004
3. 喂奶引发的大战	011
4. 在你的目光里萌芽	017
5. 像少女那样去战斗	023
6. 疯癫的二大爷和遗失的饭勺	032
7. 月光下的饿死鬼	040
8. 四个女人的哭泣	047
9. 玉米地里的秘密	052
10. 一个武林高手的突然降临	067
11. 二姐和她的历史性结巴	081
12. 青春是把杀猪刀	099

13. 猛虎出山	109
14. 老师好美	122
15. 柳叶刀与双结义	135
16. 被吓的裁缝西施	150
17. 美丽传说	164
18. 我有柳叶刀，你有小红帽	174
19. 劫持	180
20. 如何拯救我们的姐姐	187
21. 被一把杀猪刀影响的旅程	196
22. 她们的世界	200
23. 杏花村里杏花红	207
24. 锋芒毕露	214
25. 百花丛中最娇艳	218
26. 姐姐的秘密	225
27. 黑夜绽放	230
28. 鲜血梅花	246
29. 喊魂	250

1.

在路上

一只喜鹊兴奋地喳喳叫着，从刘美丽头上轻快地扫过。这个背着一包白棉花、腆着大肚子，根本无法弯腰也无法伸腰的女人，站在一片灰白色的棉花地里，刚好抬起头正望着天上的云。

喜鹊的一泡屎突如其来地砸在她额头上。刘美丽伸手抹了一把，额上立刻呈现出几道黑白相间的条纹，仿佛那里写着一个“王”字。

她自言自语道：“老天爷，真的下雨了。”

天边的黑云正在朝这边移动，似乎有场严重的暴雨就要扑过来。突然，她一阵腹痛，刚蹲下来，就把朱小路生在了一条小路上。她用和着羊水和鲜血的手，一把扯断了脐带，头上还冒着大汗，嘴里却说：

“老天爷，怎么又生在外边了？”

朱小路一声没吱，拳头攥着，憋了半天，才哇哇地哭起来，声音响彻云霄。他老娘早已经没有力气爬起来，背上的那条破床单包着的白棉花，全部染成了红色。

至此，刘美丽创下了不在床上生孩子的纪录。她的大女儿生在一条小河边，那是她去洗衣服的时候，蹲下时肚子受到双腿的挤压，还没来得及把那一盆衣服倒出来，就咕噜咕噜把女儿生了；二女儿出生在稻田里，那是她去割稻，拿着镰刀弯下腰，孩子在肚子里一脚打滑，像坐了一趟滑梯，有人接着看见她屁股后面仿佛安了一眼喷泉，羊水和鲜血哗啦啦地往外喷，她赶紧挪到一堆新鲜稻草上，把二女儿生了，她笑着捧起她，亲亲她说：“你是属牛的，牛吃草。”

刘美丽的第三个女儿最奇特，生在了粪池里。那天中午，太阳毒辣辣的，刘美丽一个人消灭了整整两大碗蒸红薯，把她的男人朱解放都逗得笑了。她肚子里一阵闹腾，爬上那个高高的粪坑，把孩子拉在了粪池边。朱解放拿出一把铁瓢，在粪池里舀了半天，才把一个像小老鼠一样的孩子捞了上来。触近了一看，眉头紧皱道：“怎么又是个女的？”

他把“小老鼠”又放了回去。经不过刘美丽哭天抢地，朱解放才重新把“小老鼠”捞上来，用瓢把她放在热腾腾的河里洗了，让她躺在瓢里，被爆烈的午后阳光晒着……

朱解放好半天从土坳那边爬过来，手里拿着一个断把儿锄头，灰头土脸的，正准备训斥不干活的婆娘，一眼看见朱小路在土里翻滚着哇哇大哭，便扔了家什，激动地掰开他的两条细腿。那个时候，朱小路第一次听到这个男人惊天动地的大笑，连棉花苞都让他笑得炸了。

在给朱小路取名的事情上，着实费了一些口水。朱解放本来应该很有主导权，他一心想给儿子取名朱未来，但因为老婆刘美丽这

一次是有功之臣，那时又正躺在床上，享受最高待遇，所以他不得不听从了她的意见。

刘美丽说：“朱未来有什么好，一点儿都没搞清楚。未来到底是个啥鸟？完全是扯淡，叫朱小路得了。”

这一句偏偏让一边吹着水烟，一边走进门的二大爷听到了，他也接腔道：“朱小路，朱小路这名字好啊。猪有猪路，马有马路。朱小路以后肯定有门路。”

于是，他就叫了朱小路。

2.

骑猪的男人

朱小路有三个姐姐：朱春红，朱秋红，朱小红。朱小红五岁了，已经懂事了，她的小手扯着爸爸的衣服，总是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只有我叫小红呢？现在我已经不小了，我要叫朱冬红，把小红的名字给妹妹吧。”

她总是不记得她娘新生的是个弟弟，这令朱解放很恼火。他将朱小红一巴掌掴开，操起门后面的锄头就往外走，“朱小红你乖乖给我在家看着弟弟。你大姐能放羊了，你二姐都能割草了，就你一个还在吃闲饭。”

他拿起锄头的时候，顺便从墙角的一只竹扫帚上掐了一条细枝，使劲地去捣镶嵌在牙帮里的紫苋叶子，呸地一声，吐了口臭烘烘的口水，却还是没把牙缝里的菜叶子捣出来，这令他感到十分沮丧。在放了一通很响的臭屁之后，他决定不去想菜叶子的事情，哼着小调下地去了。

这样一个下午，太阳很响亮地照耀着朱家的小屋，五岁的朱小

红心里有点害怕。三间小屋只要天气晴朗，就会被太阳晒出“劈啪”的响声，就像禾场上晒着的豆角开裂一样，朱小红害怕泥巴墙突然也一下裂开，她就像一颗小豆子飞了出去，再也找不到家了。她更害怕的是，屋门前那一排坟地，寂静得随时都会钻出一个鬼来。鬼是什么样子，她不知道，村东头的王老太婆还没来得及给她描述。

在鬼光临之前，五个穿中山装的男人走过那排坟地，光临了朱家。朱小红听到了一阵踩在豆荚上的声音，她听到那些豆子飞蹦得很厉害，连带着她家用棕绳吊起来的木门也响得厉害。她战战兢兢地从弟弟熟睡的床上爬下来，战战兢兢地去开门，从门缝里看到了两只口袋。两只一样大小、一样方正的中山装口袋。

一个戴眼镜的黑皮男人伫立在朱小红的面前，她吓得退到门缝里去。黑皮男人后面闪出四个中山装，他们脸上泛着凶狠的红光，四个人伸出手来捉住朱小红。朱小红一下就吓哭了。

戴眼镜的男人问：“你爸爸呢？”

朱小红摇头。

戴眼镜的男人又问：“你妈妈呢？”

朱小红又摇头。

戴眼镜的男人又问：“你们家养猪吗？”

朱小红还是摇摇头，她觉得回答错了，又点点头。

五个男人中，有个披中山装的干瘪老头，一边卷着纸烟，一边闪出来说：“杜主任你就别和这丫头啰唆了。我干工作这么多年，哪沟哪头没走过，错不了。”

另外三个男人也跟着说：“对对对，错不了，听村长的话准没错。

趁着现在朱解放没回来，我们赶紧动手吧。”

杜主任犹豫了一秒钟，大手一挥，说：“那就动手吧，先找找有没有畜牲，先捡大物件。”

五个中山装男人，一下仿佛装上了弹簧，开始在屋里屋外翻找起来。杜主任首先在屋后发现了一头瘦猪，这是他最感兴趣的。他兴奋得马上骑着猪在猪圈里转了几圈。他像个凯旋战士，在猪圈里挥舞着手臂，嗷嗷地叫唤。

村长很快撬开了朱小红家的粮仓，他发现里面还有半仓嗑起来嘎嘣响、像嗑瓜子一样脆的谷子。

另外三个男人齐心协力将那头翻着黑眼睛的耕牛撵出了牛栏。

五个男人一起，很轻松地检阅了朱家。朱小红被眼前的一幕吓得哇哇大哭。

她哭着向朱解放干活的地方跑去，哭得鼻涕全跑到脸上来了，与眼泪和在一块，以致她脸上像摊了块鸡蛋饼，甚至哭得跑掉了脚上那双王老太婆做的红布鞋。当她哭着站在朱解放摘棉花的地里时，朱解放已经将这个哭肿了嘴唇，哭得眼睛快要凸出来，头发全粘在脸上的小丫头认成了一个小乞丐。朱解放差点朝她挥舞锄头赶她走。

朱解放认出朱小红以后，心里咯噔一下，心想，坏了，一定是朱小路掉到床底下给摔死了，要不就是让黄鼠狼钻进屋里给咬死了。他来不及听朱小红讲述事情的经过，马上光着脚，扛着锄头就朝家里飞奔。

朱解放到家的时候，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一个男人正坐在凳子上，用针线缝补被猪撑破的裤裆，一个男人正在满头大汗搬

运粮食，还有三个男人正在禾场上追赶那头倔强的耕牛。他听到屋子里有朱小路嘹亮的哭泣。

朱解放心想，原来朱小路还活着呢。他摸了摸自己的脸，大摇大摆地走过去。他握紧了肩膀上的锄头，有些颤抖的手又慢慢放开，他嬉皮笑脸地站在那个戴眼镜的男人旁边，看他睁大眼睛缝补裤裆，马上很客气地问：“杜主任您来啦？”

杜主任头都没回，埋头做着针线。

村长和三个男人围了过来。

村长首先喝住了朱解放：“朱解放，老实交代，你和你老婆刘美丽都是躲在什么地方偷偷生孩子的！”

朱解放一下被捏住了痛处，吓得神经一哆嗦，锄头一下掉在了地上。杜主任这时回过头来，轻蔑地看看他：“你好像已经不是初犯了。你这是完全不把计生队放在眼里，一窝一窝地生，顶风作案！坦白交代，你到底是爱国还是卖国？你到底是不是受了别人指示，破坏国家建设？”

五个男人围在了他面前，就像一排栅栏。这个说，政策是宽大的。那个说，该交代的要交代。这个又说，拒不回答是会有麻烦的。那个又说，生都生了，只有搬点东西算了。

朱解放一听到搬东西，神经紧张起来，他哆哆嗦嗦地说：“我……我……没有。”

杜主任一下把眼睛睁得滚圆。他巴掌猛地一拍大腿，愤怒了，“到了这时候你还拒不承认错误？”又指了指屋里的朱小路，“那就是违法证据，还有什么可狡辩的？”